



田
橫
島

平民讀物（故事）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出版





3 2285 2120 3

田橫島

秋 茶

話說秦始皇把齊楚燕韓魏趙各國滅了以後，統一四海，他的威權勢力，可以說強大極了。但是他辦了不少胡作非爲的事，把人心都失掉了。到了他的兒子胡亥作皇帝的時候，所作的事比他父親更壞，逼的人人都想著作亂，所以劉邦項羽等人，就趁著這個機會，同時起兵。舊日齊楚魏趙等國的人民，也都趁勢立了國君，出兵攻打秦國。雖然楚魏兩國，因爲兵少又被秦國所滅。但是劉邦項羽等，

田 橫 島

還是盡力的攻打秦國。所以沒有多少日子，便把偌大的秦國給推倒了。

秦國滅亡以後，劉邦項羽二人，彼此不服，常常的互相打仗。後來，劉邦入了咸陽，稱爲漢王，項羽也自稱爲西楚霸王。不久，劉邦又把趙國給滅了。還想著滅齊國。但是項羽也想著滅齊國。他們二人，既然各不相下，所以就在河南滎（一）陽的地方，大打起來。打了許久，也沒有分出勝敗。那時候，楚漢兩軍，既然都把全力用在戰爭上面，也就沒心顧到齊國。所以齊國的人民，便趁著這個

機會，設法保守國家。當時出力最多，功勞最大的人，就是齊王田氏的本族，叫田橫的那個人。

田橫是一個智勇雙全，仁厚愛民的人。齊國人民的痛苦，就是他的痛苦。齊國人民的災禍，就是他的災禍。至於齊國的國難，也就是他自己最痛心的事。他自己獨當艱難，作了宰相，用力輔助齊王。他把一切國事，不論大小，都盡死力去辦理，一心想強大齊國，救濟齊民。至於他本身的勞苦同幸福，却都沒有絲毫注意。這樣的偉人，這樣的精神，遂使齊國不到三年的功夫，又強盛起來！

齊國在漢的東邊，若是由漢到齊，必要經過一個最險要的地方，這個地方，就是現在山東省歷城縣的西邊，歷山山下的歷下。因為這個原故，田橫就在歷下佈置了二十萬精兵，守著了那裏所有的要塞，防著漢軍的東侵。歷下一經把著，國防立時無危，所以齊國的人民，在那楚漢兩軍大戰的時候，居然能過那快活的太平日子，這也是田橫治國有道的結果！不怪齊國的人民，對那田橫，事之如父母了！

却說漢王手下有一員大將，極能用兵，這個人姓韓名

信。這個韓信，在漢王同項羽大戰的時候，他就親自領了一支精兵，把趙國打下。趙國滅了以後，他的野心越發張大，又想趁著戰勝軍威，一氣把齊國打下來。但是，齊國守備非常嚴密，歷下又有二十萬大兵守著，若是輕易下手，恐怕不能取勝。所以祇好一面按兵不動，暫時休養。一面等著機會，再圖前進。

那時候，漢王本人，因為連年打仗，兵亦疲了，糧也少了，並且一個極險要的地方——滎陽——也被楚兵奪去了，戰事非常不利，所以急急要想個方法把楚兵擋住。同時，

他又知道齊國一天比一天強大，兵力一天比一天雄厚，深怕齊楚聯盟，來攻自己，那可更不好辦了。因此就費了少苦心，才得著酈（力）食（一）其（日）的劃策。他的計策是一方面讓漢王領兵極力反攻滎陽，一方面由他自己遊說齊王，務必把他說服投漢，不給楚國利用。這一來，就可以慢慢的用計把項羽滅掉，就可以叫天下的諸侯，都來稱臣，那時候，還怕不能統一天下麼？

酈生——就是酈食其——奉了漢王的命令，帶了狠重的禮物，便就急急趕到齊國，就按照原定計策，把項羽殘殺暴

虐(丁一丁)的事，盡力假造，盡力辱罵。又把漢王說的怎樣仁厚，怎樣愛民，還說漢王入了咸陽之後，怎樣同人民約法三章廢除一切殘苛的秦法，又極力保障漢王怎樣的能夠容人納物，優禮諸侯，並且反覆論述當時的大勢怎樣的已經屬漢，同齊國怎樣不可不投漢擊楚的理由。說的真是條條有理，頭頭是道。起初，齊王還有點猶疑不定。後來，酈生又把項羽殘殺齊民，侵佔齊國土地的過去歷史，細細的說了一番。那齊王田橫，本來就恨項羽，又在不和漢必和楚的局面裏，自然要歸結到和漢一途。因此，齊王

同田橫，被甘言所惑，重禮所動，遂答應歸順漢王！到了這個時候，酈生的計策算是完全成功了。並且齊王承認歸漢以後，心裏很是歡喜，便就張燈結采，表示慶祝，另外，還大擺筵席，歡宴酈生。同時又下了一道命令，叫守邊——歷下——的兵卒，撤了戰備。

但是，那知道一波才平，一波又起！當齊國的邊防已經撤去之後，齊國使臣正要赴漢報命。不料野心勃勃的韓信，爲了擴充自己勢力的私心，以爲齊國撤去防備正是絕好的機會，就突然統大軍，殺到歷下。這種毒計，第一損

害漢朝的信義，第二破壞兩國的誓約，第三也使天下的諸侯，都罵漢王欺詐。所以這一進軍，明明白白是侵吞人的國家，殘害人的國民。那時候，韓信的兵，休息已久，正想打仗，所以如虎如狼的殺進歷下。歷下齊國的守兵，那裏想的到有這樣異常的變故，隨就全軍散亂，大敗而逃，可憐被韓信大軍，殺的遍野橫屍，傷亡大半，漢兵乘勝，一直往齊國都城殺來。

至於齊王同宰相田橫，本來對漢朝是完全以真誠相待，決沒想到漢朝喪失信義，到了這步田地。所以當歷下失

守，漢兵殺來的時候，便一心認定漢王使用詐術，一面派酈生遊說，撤了戰備，一面密派韓信乘齊國不備，作這個偷劫國家的醜事，所以無端的斷送了幾十萬兵民，同幾百里的國土。他們自然要悔恨不該錯聽了酈生的話，就把酈生扔到油鍋裏面，活活的給烹死了！

却說酈生烹死以後，漢兵已竟長趨直入，越逼越近。當時，齊國軍民大亂，齊王慌忙出走，逃到高密，又收拾了殘兵，同漢兵再戰。不幸，兵敗被殺。宰相田橫聽見這個消息，獨自領了一部軍隊，急忙逃到博陽的地方。自己

便就作了齊國的王。這樣的辦法，正爲的是繼續齊國的國脈，保存齊國的國家，以便集合殘兵，再圖恢復。但是，齊國也活該滅亡，在田橫回軍反攻的時候，士卒雖然是拼命力戰，究竟人少勢弱，敵不住漢兵強烈的壓迫。所以齊兵復遭大敗，節節退却，直到了大勢不能挽回的時候，田橫才統率著殘兵，逃到梁國的地方，暫時寄託在楚將彭越的勢力範圍之下！於是韓信就完全滅了齊國，而齊國的國脈也就完全斷送了。

後來漢王滅了項羽，統一天下，作了皇帝，這就是漢

高帝。那時候，彭越也投了漢朝，漢高帝封他作了梁王。這一來，田橫無形之中，又在漢朝勢力之下。所以他的地位，立刻發生危險。他爲將來再圖恢復起見，祇有率領部下的人，另奔他鄉。但是那時的天下，已經都入了漢朝的版圖，無處可奔。結果，無可奈何，一齊逃到海外的一個小島上去，這個小島，就在如今江蘇省東海縣東北的小島（《七）山。這座山，東北西北西南三面都是高山，沒有通人的道路。祇有東南一股道可以行人。當時跟隨田橫的，約有五百多人，都是甘心願意隨著他，不忍捨棄了他的。

說起來這五百人，原來都是齊國的賢人，並且是重義守節始終如一的義士。假如得到時機，就這五百個人，便能夠同齊王田橫，協力同心，再復國家呵！

却說漢高帝既能統一天下，他的眼光自然也要注意到田橫入海的事。他想田橫信義動人，恩德在民，又是齊國的主，自然齊國的賢人義士，都要隨他共同患難。如今逃到海外，仍然團結著不散，他們的志向必不在小，將來發生事變，必定養成大患，真是不堪設想的。所以趁他們不能有所作爲的時候，就應當先把他們解決了，免得養成

禍患。由這種觀察，於是漢高帝便下了剷除他們的決心，而剷除的方法，自然要從田橫身上下手。所以就派了一個能幹的使臣，來到島上，宣示漢帝的詔旨，就是赦免田橫烹死酈生的罪，並召他入朝。

那時的田橫明知道這個來意不好，但是漢王統一天下的局勢已經成功，若是不奉命入朝，終歸也是逃脫不開。若是真入了朝廷，稱臣聽命，那又未免可恥，所以進退兩難，便思量了一回，才謝絕那個使臣道：「當初漢王派酈生遊說我們齊王，永修和好，所以我們國家，就表示同心

，把歷下的邊防，盡行撤去。論理、漢王也應當罷免干戈，誠實相待，才是兩方和好的真意。但是沒想到漢將韓信，不顧國家的信義，攻取我們的歷下，殘殺我們的人民，甚至劫取我們的國都，追害我們的故主，得寸進尺，愈逼愈急，最終而滅了我們的國家。漢王以信義號召天下，但是事實如此，叫天下的人，如何能信他？所以齊國不能不烹死酈生。如今漢王稱帝，又要我到朝廷稱臣叩首，這究竟是何居心？豈是必欲得我、方才甘心麼？並且聽人說道酈生的弟弟一酈商——作了漢將，又聽說這個人狠是賢明。

這時漢帝叫我入朝，亦難免不發生意外的事：所以我不敢奉命。就請漢帝允許我作一個普通平民，讓我永遠住在這個小島，那末，我就感激到萬分了！請轉報漢帝，還要原諒我！……」那個使臣得了他的回話，便立時回報朝廷。

在漢高帝心理，以為使臣一去，田橫怕朝廷的威勢，一定要來的。所以使臣回來的時候，高帝很是喜歡，以為田橫必是同來了。及至聽到使臣所報的話，心下立時很不痛快，便又決定，無論如何，必須召他入朝。不來，就要

治罪。另外又下了一道詔旨，命令衛尉（官名）酈商說：「齊王田橫，就要入朝，凡是隨從人馬，敢有驚動的，一律處死！」這道詔旨的辭意，很是嚴厲，爲的是叫田橫沒有藉口，再推託不來。這次宣召田橫的使臣，表示非常嚴重的意義，再到海島，見了田橫。先把下詔禁令酈商的事，說個明白，然後又宣稱漢帝仍要他入朝的意思。這個使臣携去的詔旨，辭意較前特別的嚴重，就是，「田橫務必來。到了朝廷，大者封王，小者封侯。但是如再不來，朝廷就要舉兵往討，斬首治罪！」

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」，誰都是知道的。田橫那樣極有氣節的人，受到這個恥辱，焉能忍受，又焉能屈膝叩首，北面稱臣。所以他對於這道威嚇的詔旨，並沒有絲毫的恐懼。死的一字，他是早已置之度外了。當時他就答應了使臣，一同入朝。

却說田橫帶了兩個門客，騎着驛馬，隨那使臣往洛陽而來。這一日，來到一個驛站叫尸鄉的，他們幾個人就下馬休息。那時候，田橫的心中，已經早有打算，便對那個使臣說道：「大凡人臣要見天子，必須先把身體，沐浴清

潔。然後才算合禮，如今我們走了一路，風塵很大，形容已然不很整齊，請在這裏稍稍停留，沐浴清潔以後，再去拜見吧！……」那個使臣自然沒有不應允的。

隨後，田橫又把他的兩個門客暗暗的叫在一邊，對他們慷慨激昂的說道：「當初我是齊王，劉邦是漢王，各有土地人民，各有統治一國的權力，我們兩人，各爲一國之主，地位情形，本是相當，誰也不比誰高，原是互相平等的。沒想到我們以忠誠待人，反受漢將韓信的暗算，把我們的國家劫去，所以我們才把酈生烹死。如今漢王征服天

下，平定四海，作了天子，而我們反受他奸計，兵敗國亡，倒作了他們的俘囚，還要到他的朝廷跪稱臣下，這樣的奇恥大辱，實足以損害齊國的國魂，而叫天下後世譏笑齊國無人。並且當年我烹死酈商的哥哥，現在又來同他在一處事奉他的君主，我焉能毫無廉恥，同他一齊共事！就是他怕漢王的詔旨，不敢害我。但是我殺了人家的哥哥，却又和他的弟弟來同事，難道不慚愧麼！咳！我有了辦法了！我想漢王必要見我的，不過想看看我的面貌。如今他在洛陽，洛陽離這裏不過三十里，假如我把頭斫下，你們

快快拿去，送給他仔細觀看，我想臉上的樣子，還不至於改變或腐壞，還可以看個清楚！所以我爲表現齊國的國魂，振起齊民的義憤，並且爲對得起齊國賢人義士起見：我是寧斷此頭，不肯受辱的。我現在已經來到漢土，這就已是表現當初的齊王國雖亡，兵雖敗，然而氣概仍是不屈的。……」說著，他的臉上，立刻現出一種剛強不屈的神氣。祇見他拔出佩劍，抹出一道寒光，登時鮮血四濺，一顆頭顱，便就落在地上了！

本來，田橫的兩個門客，早就義憤填胸的，這時，又

驟見故主不屈而死，所以索性把心一橫，急忙裝好頭顱，隨他使臣直奔洛陽而來。他們走不到半日，便到了洛陽，由那個使臣急報漢帝。當時，漢高帝猛然吃了一驚，不由得嚇出一身冷汗。隨就叫那兩個門客，把齊王田橫的頭呈上：包裹揭起，祇見一顆血淋淋的人頭，帶著滿面的殺氣。那時候，漢高帝吃了這一大驚，心裏十分難過，便命急急收起，趕快用錦匣裝好，就拿下去。過了一會，漢高帝的心神，才略略安定，長嘆說道：「這個人真不是平平常常的人！真是賢慧的人呵！」他一邊驚歎，一邊感傷，最

後竟至於哭了！所以立時又拜兩個門客作了官。另外，撥出兩千兵來，用王禮把田橫厚厚的葬埋了。

田橫葬埋以後，那兩個門客並不受高帝的詔命，不肯作官，祇是圍繞著田橫墓旁，痛哭流涕，悲傷不去。他們感於故主的恩義，以爲故主一日不死，他們一日相從。如今齊王既已不在人世，他們也就把一死置之度外，毫沒有畏懼同顧忌。當時他們兩人，就在墓的左右，各挖一個坑。大哭行禮以後，也拔出劍來，自刎在這兩個坑裏！這樣凜烈的節操，這樣悲壯的豪氣，足以驚動了天下人心而寒

漢高帝的壯膽呵！所以田橫精神不死，齊國國魂未亡。漢高帝雖然作了一世之君，富有四海；但是劫奪齊國的國家，喪義背約，也是貽臭萬年而爲天下後人所痛罵的！

那時候，這件齊國君臣死節的事，轟動天下，一般人心——特別是齊國的遺民——，沒有不痛恨漢高帝無德無義，倚仗詐術以取天下！

却說漢高帝滅了齊國，逼死了田橫，便又猜忌到那海島上去的五百人，一意想把他們殺害。所以他爽性又派了一個使臣，再到島上觀察風色去。

再說齊國君臣死節的事，早有人報到那島上。那時候，真是天地昏黑，宇宙無光，那五百個人，叫天不應，呼地不靈，全島陰氣森森，痛哭之聲，聞於數里。一層愁雲慘霧，立時籠罩了島國，好像是有絕大的事變就要發生。當時那種荒涼淒慘，憤激迫切的情形，已然像天崩地陷的慘禍，絕對是不能避免或挽回的了！

那時候，幽靜的小島，變成一個人事危急天雲慘變的地方。人們的心裏，有的想著藉這個機會，激起齊民的憤慨，再作捲土重來的計劃，而興兵雪恨，重復祖國。有

的想暫時隱忍，慢慢再想方法。也有的想效法荊軻，秘密入漢，刺殺漢高帝的。但是結果都屬於空想，不能成爲事實。因爲主張興兵雪恨的，以爲：「今日何日？正是犧牲性命，赴義報恩的日子！因爲我們的故主，愛國愛民，天下誰不知道。然而那個奸雄劉邦，天性欺詐，手段很毒，他妬忌我們故主極得民心，深怕我們日強，於彼不利。所以韓信不顧國家的信義，行險僥倖，而劉邦竟默認他的行爲，不加禁止。及至我們國破家亡，逃命海外，他又毀辱我們故主，竟用詔旨，使我們故主入朝稱臣，這樣的是非

顛倒，實在是兇惡已極。如今故主不屈，與二客同歸於盡，他們的精誠，真足以表現我們國民的特性。故主英靈在天，精神不死，天下誰不唾罵劉邦的不仁不義呵！方今天下初定，人心未安，我們齊國尚有數百萬的同胞，大可趁著這個時機，聯合起來，同時舉義，滅掉那個罪大惡極的獨夫。即便事敗不成，我們也盡了這一份真心。我們的同胞，素重信義，難道對於這等大事，連絲毫的掙扎能力都沒有，祇去低頭忍受，甘心作亡國的奴隸麼！我們快快的聯合起來！……」

論起來這種主張，本也不錯。不過作這樣艱難的大事，不能不有具體的方針，更必要看看天下的大勢，同人民的心理，然後才能成功。若是空有愛國的熱氣，而不知道天下大勢，那末，結果也是毫無利益。所以當時又有主張緩進的，因為他們認爲上項主張，太空泛而不能成功。他們以爲：「項羽何等強大，都被劉邦打敗，以致身死烏江。這時候，天下安定的局面才定，人民苦於連年的戰爭，所以祇是渴望著休息，爲的是緩緩民力；這種厭亂的心理，對於興兵打仗的事，一定從心裏就仇恨的。所以現在要

打算數百萬同胞聯合起來，雪恥滅漢，却是違背天下人民共同的心理，這種時機，絕對是不能利用的。並且漢王初定天下，兵力正強，府庫錢糧，都很充實，假使我們拚出死力，勉強舉兵，那末，用這樣毫無組織，毫無訓練，而赤手空拳的人，要擋那百戰百勝的漢軍，就好比雞蛋碰石頭，並且還要招天下人的詬罵，却是有損無益的。由此看來，若要真正達到雪恥同復國的大計，勢必須忍耐待時，暗圖恢復，等到計劃定好，那時自然一舉成功。要不然，倒要弄壞了全局呢！」

這種主張，當時却得著一部份的同情。不過在那性情激烈的人們，又覺得這個方法太遲緩，不肯用。所以又逼出刺殺漢帝的計劃。他們想：劉邦恐怕伐們住在海外，將來成事，所以用計引誘我們故主，逼他自刎，兩客不顧性命，也就自殺。這一來，已經能夠驚破了劉邦的膽，而使我們這未死的人們，又立時變成他心頭上無數針芒。在劉邦自然有滅盡我們的決心。所以我們起兵，既不是容易辦到的事，而待時再舉，也不過是空想。劉邦既然日夜不忘我們，就絕對不能給我們十年或二十年的功夫，讓我們從

容的去計劃。所以在這樣緊急的時節，在這危險萬狀的環境裏，祇有仿效荊軻的故事，單人獨馬的去刺殺劉邦！一刺不中，還有二刺，一人死難，還有二人。那時若是完全失敗，自是天命，不然，若是有一個成功的，就不怕齊國的仇不能報，齊國的恥不能雪，漢朝的天下不能動搖呵！我們五百人，我們故主的同胞數百萬人，像這樣的事，正不算沒有希望呢！……」

總起這以上的三種主張，却使全島的人們議論不決。但是那時候，漢王的使臣，已然就要來到了。

後來，忽然又發生一派的新主張。這種主張，若時實現，足使歷史上增加一段貫絕古今的大事，而大大影響人心。他們的主張，却是以爲：「故主豈是不知道這一去是危險的？他所以必要去的，一方面在勢不容不去，一方面却是怕漢王笑他胆怯，但是既去之後，決不能登朝拜見，甘心受辱，所以在離著洛陽三十里的尸鄉，便對兩客抽刀自刎。這明明是表示不屈的氣節，而使天下後世知道劉邦險詐，恨他罵他，遂使真正是非，永遠印在天下後世人的心裏，不能磨滅。這豈不比率領多少健兒，打敗劉邦，

所得的影響大的多麼！所以故主的死，正足以表出劉邦以險詐取得天下，而又把齊國人民的義勇精神，發揮無遺！這種成就是何等偉大，是何等動人！如今劉邦雖然作了皇帝，但是人心不服，即使在位百年，又有什麼榮耀？所以劉邦雖勝，人心怨憤。故主雖死，是非大明。真理既歸故主，二客死的也就很有榮耀了！那末，我們現在，爲完成他們的義勇，也祇有追隨故主，效法二客！……」

那時節，全島佈滿了一層陰森可怖之氣，烈烈的海風，打起來滾滾的波浪，好像是要淹沒了這個小島，永沉海

底似的！

那一日，漢王的使臣來到島上，覺得冷冷清清，陰陰慘慘。細一看去，祇見滿地死屍，流血成河。原來那五百個人，早已全體自殺了！那個使臣嚇了一大跳，便急回洛陽，據實報告。漢高帝的心裏，便就大爲安定，以爲又除了一個大患。但是同時良心上責備也很利害，不由得使他長歎著說：「田橫有這樣的客，死有餘榮！田橫的兄弟，真能得人呵！」

這個島，因爲田橫率領五百人在此避過難。這五百個

人又都在這島上自殺。所以叫作田橫島。後人凡是走到此處的。一想田橫和這五百人死的那樣節烈，那樣可慘，沒有不傷心落淚！

島 横 田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 初版

定價 大洋貳分五厘

著者 趙秋荃

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
平民文學科

陳筑山 瞿菊農

熊佛西 熊子滌

趙水澄 謝剛生

堵述初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

京津印書局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二號

出版者
印刷者
發行者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2

KBC

G

246.8

57